

品味 红色经典 ①

开栏的话

今年,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,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一部部红色文艺经典,刻印着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接续奋斗、无私奉献、不怕牺牲的先进事迹,刻印着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、情怀与担当。本版今日起开设“品味红色经典”栏目,讲述红色经典的魅力,分享“我”与红色经典的故事,还原记忆中的经典作品、经典形象,为奋斗新征程凝聚精神力量。

欢迎广大读者投稿,篇幅在2000字以内。投稿邮箱:rmbhjsj@163.com

大浪淘沙始到金

于洋



向真向善向美的温度

——评电影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 仲呈祥

欣赏尹力导演新作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,感动之余,从内心赞叹一声:“我们需要这样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!”

大力倡导文艺表现英雄人物,为功勋奖章获得者、为重大革命历史和现实题材、为改革开放和精准扶贫书写,这是为时代画像、立传、明德所必须坚持的。但文艺也不能忘怀平平凡凡的民生民情,这也是为时代画像、立传、明德的重要内容,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。电影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,显然是描写这一类生活的。它把镜头聚焦一位平平凡凡、年逾八旬的老太太宋宝珍及其家人,在过年前后十几天的生活遭际和心路历程,讲述了一个既催人泪下又激人奋进的中国故事,令我回味无穷,思之良久。

我想起钱锺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中辨析文艺作品对生活的审美表现有三个层次:一是“事之法天”,即效法“天”之原貌表现,旨在求真;二是“定之胜天”,即不仅表现了“天”之真,而且还要对真进行审美褒贬评判,进而求善;三是“心之通天”,即在求真求善的基础上,将作家艺术家主体心灵对客观生活的独到思想、审美发现与“天”相通一体,最终求美,达到真善美的统一。以此观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,甚有所获。

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深度,正源于直面人生,求真务实,细节取胜。它把作为审美对象的生活和人物当成整体来把握,兼容整合,不投高虚饰,也不贬低丑化。无论是北京的城市氛围还是洛杉矶的海外生活,不论是黄山城里还是徽州乡下;也无论大儿子作家王自亮的个性、人格、品貌、过错,还是二儿子环保局副主任王自建的无奈、心术、悔过,抑或是大女儿大学教师王自黎和二女儿质检员王向薇的言谈举止,尤其是老太太宋宝珍的心路历程,都刻画得真真切切、丝丝入扣。影片的真实性及其深度让观众迸发“代入感”。我们或多或少都能从银幕照见自己的身影和灵魂,从而产生出自省反思的鉴赏效应。

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力度,源于抑恶扬善的价值观表达。宋宝珍形象是全片的精神引领者。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,含辛茹苦地把二子二女养育成人,厚德包容,循循善诱。在外,她是一名好教师。在家,她是一位好母亲。她用一台用股带补了又补、已成文物的老风琴,教会一批又一批学生识简谱唱新歌;她返乡给孙辈们带的礼物是“何事居穷道不穷,乱时还与静时同。家山虽在干戈地,弟侄常修礼乐风”的传家宝。这是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啊!老家“家宴”一场戏,老人卖老屋分财产,决定分亲生子女各20万元,余下50万元给学生兼干儿子元能治癌症、治腿伤。影片对元能夫妇的描绘,着墨不多,但笔笔见影。他们的忠厚、尊老、重情,跃然银幕。影片对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王自亮的形象塑造,以辩证思维,以许多鲜活的生活细节,褒扬了他正直的人格尊严和长子的责任心,又贬斥了他的感情迷失和道德失范。剧中的其他人物,尽管自身在道德和情感上有瑕疵,但最终在真善美的感召下,得以净化精神。

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温度正源于以文化人,以艺养心。影片确有对在经济大潮和物欲主义冲击下,那种理想丧失、精神滑坡现象的深刻批判,但同时注入了艺术家对剧中生活和人物充满善意和理解的温情,促其向真向善向美的温度。现实主义的温度也造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,影片洋溢的“真”“善”最终形成了艺术表达的“美”。

下图为电影《没有过不去的年》剧照。



摄影师煞费苦心,用不同的机位和角度,尽可能地缩小差距。

《大浪淘沙》从改编、拍摄直到修改发行,可谓一波三折。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影片的拍摄和修改,陶铸同志曾4次亲临指导。在有关领导的建议下,我们认识到,电影虽然是讲述历史,但故事片完全不同于纪录片,一定要综合,要取舍,要艺术加工,不必拘泥于历史事件,电影艺术化才好看。

早在影片开拍时,剧组就以集体的名义写信给陶铸同志。我们这个戏,写的是1925年的事情,而陶铸同志参加过1927年的广州起义。故事不一样,年代大致相同,我们想请他讲讲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。后来,陶铸同志来到珠影厂,畅谈了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情况、广州起义的亲历,还介绍了反映当时武装斗争的回忆录、中短篇小说及文章,建议大家抽空看看,提升塑造角色的水平。

1965年12月底,摄制组如期完成任务时,我已经回到北京。随后就听伊琳导演打来长途电话说,样片长达两个小时,多位领导一起到珠影厂看片。有领导提出,靳恭绶救赵锦章一段,“不要把我们的英雄人物写成‘大力士’,可以改为用枪托砸窗户,或者用其他的肢体动作来铺垫”。听伊琳导演讲到这里时,我不禁百感交集,为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感动,也做好准备再赴珠影厂补拍。

对于这部戏,我是经过3年漫长的陪伴才终于之多,自然非常关注事情进展。后来,我得知周总理也看了样片,并提出很细致的修改意见。

也许是应验了《大浪淘沙》的片名,这部戏反反复复修改,我也十几次来珠影厂补拍,最终成片一个半小时左右。1977年3月,历经千锤百炼,《大浪淘沙》终于与观众见面!

有统计说,当年《大浪淘沙》的观影人次有20亿之多。人民日报刊登的观众评价说:“影片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:大江东去浪淘沙,革命的洪流中也总是有人落荒,有人叛变。自然,也更有迎风斗浪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彼岸……长河不止,浪花不灭,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!大浪淘沙是历史的必然,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。”这是我想传达的理念。

(作者为电影艺术家,刘澍整理)

图片自上而下分别为电影文学剧本《大浪淘沙》封面、电影《大浪淘沙》剧照、回忆录《在大革命的洪流中》封面、连环画《大浪淘沙》封面。

制图:蔡华伟



是往昔模样。这场戏场面很大,要求现场参加群众很多。天津有关方面特地批准封锁了五大道的半条街,置景工人连夜布置成当年的汉口江岸海关。除了群演,天津各文艺团体的许多演员都出了镜。

在济南拍戏时,有一场戏需要马队,济南找不到,就从边防部队调来8匹马实拍。经过导演的设定,再加上后期制作时镜头剪接的处理,似乎有数十匹马出现一样。我在济南老火车站讲演的虚化出场,就一两个有效镜头,也是折腾了大半天。伊琳导演的要求实在严格。

到1964年9月,《大浪淘沙》的第一批样片冲洗出来,开头和结尾的部分外景都没有拍。这时候,我突然两眼看不见东西了!

那天正是拍“马日事变”的戏。我背着史进扮演的受了伤的赵锦章,一层层逃过叛军的严密追捕,来到一处废弃仓库。很快叛军追杀过来,我赶紧打开窗户,想拼死把赵锦章背出去,可窗口被一根根铁条焊死了。

实拍的铁条是用橡皮制作的道具,我必须做出很使劲的样子。那时,在窗外的镜头正对着我,我绷着脸,咬着牙,脚用力气扭弯铁条。只感觉,血往头部一个劲儿地翻涌,我就两眼冒金星,晕倒了。更糟糕的是,头脑很清醒,知道大伙纷纷来扶我,却什么也看不见。

后来医生说,这是连日劳累,又严重缺乏正常的营养供给而出现的眼盲,经过一段时间调养,可以恢复正常视力。卧床休息,短期内又不能拍戏,我们的拍摄只好延后。

细心的观众能够发现,我在这部电影里,不同的场景,甚至相同连贯的情节中,胖瘦明显不一样,就是反反复复重新拍摄的缘故。感谢摄



珠江电影制片厂。

初稿剧本名为《在洪流中》,由伊琳联合朱道南和于炳坤改编,打磨到第五稿后叫《革命洪流》。在改编中,伊琳独辟蹊径地以四兄弟结拜为引头,与原来写实的回忆录主要情节出入很大。夏衍看过剧本后,建议以剧中几个青年人的不同人生道路来明确片名,最后以“大浪淘沙始到金”为立意,定名为《大浪淘沙》。

来到珠影厂后,我按照伊琳导演的悉心指导,对塑造靳恭绶下了不少功夫。我拍这部戏时32岁,全部拍完35岁。按理说,跟剧中男主角实际的年龄差距不小。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,我每天一大早起床,就围着大院跑步,加强体能锻炼。有一次,拍了一整天戏,我们个个饿得头昏眼花。扮演老大哥的简瑞超,从河里摸了很多鱼,大家赶紧用脸盆装起来,捡些杂草干枝,架起来用火炖熟,才美美饱餐了一顿。

我们的外景拍摄去过长沙、济南、青岛、武汉等故事发生地。影片中收回英租界的戏,是在天津五大道拍摄的,因为实际的地方早已不

扶智与扶志 生发新力量

阎晶明

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《江山如此多娇》是一曲脱贫攻坚的颂歌。这部剧讲述了城市青年濮泉生、沙鸥在湘西山村的奋斗故事。位于湘西大山深处的碗米溪村,是一个长期贫困的山村。在沉重的现实面前,要完成从物质到精神,从生活到观念的全面改变,绝非一朝一夕的事。

这部剧生动说明,扶贫要通过扶智与扶志生发力量。扶智与扶志,说到底是要改变人心。濮泉生来到碗米溪的第一天,一场在山洪暴发之际即将开始的斗牛围观差点酿成人祸。自此,濮泉生几乎每天都遇到这样的冲突。他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,最大阻力常常来自村里的男女老少。这里有麻长顺这样的懒汉,也有田老八这样玩世不恭、游手好闲的人;有电喇叭这样的“悍妇”,也有喜妹这样热爱生活的年轻人。碗米溪的乡情,有如山区里变幻不定的

天气,时而荡漾着恬静,时而搅动着风云;时而山上山下亲情浓得化不开,时而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。濮泉生一下子掉进一团乱麻中,如何梳理,如何摆平,书本里没有,经验中缺少。他和自愿从省城来支援的沙鸥,怀着一颗热烈、无私的心投入碗米溪的扶贫工作。濮泉生的身上既有薪火相传的意志,也有实践中练就的能力,还有勇于奉献的品格。

全剧故事鲜活生动,充盈着既有烟火气又充满矛盾纠葛的故事。故事还略带程度的喜剧感,让人观之亲切、温暖、有趣。

办好村集体的桑植产业,将麻长顺这样的懒汉变成养蜂能手,想尽办法促进产业发展。濮泉生和沙鸥带领乡亲们真正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,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让村民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,感受到脱贫攻坚带来的成效。可以

说,这是一部描绘乡村生活景象,同时更有劳动生产场景的电视剧。

濮泉生始终保持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尊重,以极大的耐心面对纠纷和矛盾。这样的态度,使青年干部与农民群众情感上打成一片,从观念上的冲突、做事上的分歧,到最后成为水乳交融的共同体,他们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趋同。

剧中每一集都以“创作札记”的方式作为收束,来自扶贫一线的真实人物、真实场景、真实感受,以集束的方式传递给观众,同时也增加了剧中故事的可信度。

全剧结尾富有寓意。高速公路的隧道打通了大山深处的碗米溪与外面的世界,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和更加美好的碗米溪同时呈现。扑面而来的湘西风光让人愉悦,古老土地的未来发展,更让人满怀期待。

